

2001



5

武鸣文史資料

政协武鸣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月

武鸣县文史资料第五辑

目 录

珍贵的回忆

一、朱德委员长视察武鸣	莫瑞兴	(1)
二、忆邓子恢同志视察双桥人民公社	曾武权	(4)
三、徐特立同志来武鸣	邓之琼	(11)
四、陈慕华同志游大明山	曾建贞	(15)

人物传略

五、从放牛娃到将军——卢绍武少将传略	陈欣德	(18)
六、为武鸣教育发展作出贡献的韦老长	杨启细	(35)
七、黄炯钊老师的课堂教学	杨启细	(40)

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

八、筹粮迎军，挺进西南	吕克兴	(43)
九、锣圩粮食供应站	潘云山	(50)
十、武鸣县城粮食供应总站	李开棱	(52)
十一、武鸣县抗美援朝运动纪实	陆棠英	(53)
十二、乡宦村土地改革纪实	邓之琼 丁志民	(57)
十三、武鸣县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概论	苏书选	(67)

地方经济·文化

218669

- | | | |
|-----------------------|------------|-------|
| 十四、武鸣县水利发展简介..... | 韦俊昌 | (83) |
| 十五、武鸣县商会、工商联合会概况..... | 覃奇山 | (90) |
| 十六、武鸣文工团的创建..... | 蒙水生 | (102) |
| 十七、武鸣老戏——丝弦戏..... | 王兆林
崔志光 | (108) |

史料钩沉

- | | | |
|----------------------|-----|-------|
| 十八、骇人听闻的“八·三”惨案..... | 陆棠英 | (113) |
| 十九、马盛治之死考察记实..... | 邕军志 | (117) |
| 二十、文虎兄弟与文虎楼..... | 饶甘棠 | (121) |

城建沧桑

- | | | |
|-----------------------|-----|-------|
| 廿一、县城、县署今昔..... | 黄庆勋 | (123) |
| 廿二、解放前武鸣县城的街道和圩市..... | 莫剑廷 | (130) |

资料考证

- | | | |
|------------------|-----|------|
| 廿三、是黄坪还是黄坪甫..... | 吕克兴 | (14) |
| 廿四、思恩府王公祠小考..... | 单维琛 | (51) |

朱德委员长视察武鸣

莫瑞兴

1964年3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覃应机陪同下，从广西首府南宁市到武鸣县视察。

上午十时左右，朱委员长到达武鸣。稍事休息后，即由武鸣县副县长陆海瑶引路，经往城南的灵水湖。刚到灵水湖边，朱委员长即要陆副县长把武鸣县党政主要领导人的名字写到他老人家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然后，78岁高龄的朱委员长沿湖步行，观赏灵水风光，一边走一边询问灵水的水源、水质、水温等等。当陆副县长回答说，灵水湖源于地下河，常年清澈见底，水温保持在 $22^{\circ}\text{C} \sim 23^{\circ}\text{C}$ ，冬暖夏凉，水中含有对人体有益的多种矿物质，很适宜于饮用、游泳等时，朱委员长高兴地说：“象灵水这样的好风景点很难得，有旅游价值。灵水的一水、一石、一本都要好好保护。”

当陆副县长告诉朱委员长说，武鸣县已在灵水的出水口（与武鸣河连通处）安装了水轮泵灌溉附近农田时，他老人家很感兴趣，立即叫陆副县长引路前往。到水轮泵站后，朱委员长亲自察看水轮泵机，还到出水处看出水量，边看、边摸、边问有关水轮泵的设施、成本、效益等等。陆副县长一一回答后，朱委员长说：“水轮泵利用自然流水作动力，设备简单，容易安装，不消耗能源，又不用专人看管，成本低、

效益高，值得大力推广。”从灵水回来的路上，朱委员长一再讲到，要多搞象水轮泵这样投资少、效益高的小型水利工程，增加保水田，夺取农业丰收。

朱委员长从灵水回来后，又乘车到城西之明秀园，在覃应机、陆海瑶等同志陪同下，观赏了园中的荔枝园、“别有洞天”亭等风景点。当朱委员长兴致勃勃地穿过由两块天然巨石相抵而成的洞口，登上“别有洞天”亭台时，陆副县长提醒说，洞口低，要低头通过，朱委员长抬头望了望这奇特的洞口，随吟道：“高人到此要低头！”引来随行者一阵喝彩。登上亭台后，他一边观赏，一边要陆副县长介绍这座亭的历史。他听完介绍后，称赞明秀园木葱石怪，环境幽静，又有古迹，是一个旅游的好去处。她的一草一木一石都要好好保护。覃应机副主席当即对陆副县长说：“灵水及明秀园一带的一草一木一石你们武鸣县都不能随意改动；如果要改动，一定要经过我同意。”

中午，朱委员长一行在武鸣同县委书记齐发祥、副县长陆海瑶等一起吃便饭。吃饭的时候，朱委员长再三叮嘱，灵水、明秀园要好好保护。下午，朱委员长亲自听了县委、县人委的工作汇报，然后返回南宁。在返途中，还顺路视察了双桥水稻高产垌。

遵照朱委员长的教导，武鸣县在1964年以后大力发展水轮泵灌溉，最多时达到893台，灌溉农田一万多亩。对灵水和明秀园的管理，县委、县人委也曾讨论研究过要成立专门机构，增加旅游设施。但随之而来的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把这一切都化成了泡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对旅游业越来越重

视。从1985年起，在县城建局之下设了个园林管理处，专门负责管理灵水、明秀园、伊岭岩等旅游点。几年来，县政府连年拨款修整道路、增建凉亭、游乐场、小卖部，购置了游艇等，朱委员长提出的设想逐步得到实现。

（注：此文根据陆海瑞同志回忆整理）

忆邓子恢同志视察双桥人民公社

曾武权

我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四年在武鸣县双桥公社工作，担任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和公社党委副书记职务。曾亲自接待过邓子恢同志，并聆听他的亲切教诲。

邓子恢同志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九六二年三月来到双桥公社进行社会调查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号称“粮食之仓”的双桥公社，由于工作失误和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群众生活困难，许多人都患了浮肿病。有的大队多达一百多人。在农民群众患难之时，邓老到我公社视察指导工作，给我们指明了工作方向。邓老的指示，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邓老的工作作风一贯艰苦深入，注重调查研究。当年来到双桥时，刚下车，就杖着拐棍，串村头，看田垌，了解情况，向群众问寒问暖。他到北平队见七十多岁老人韦世銮赶着两只鹅出村头来放养，就过去和他攀谈，问：“你们生活过得怎样？有什么困难？”老人便一五一十的讲：“我家六口人，每人每天仅领到半斤粮，饭都吃不饱，再想养鸡鸭就无饲料喂了。因为鹅吃草，只能养二只鹅过节用便是了。”

为了解下情，邓老还召开农民座谈会座谈。

参加座谈会的，除陪同邓老视察工作的区党委领导外，主要有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老农共七人。会上大家边

谈边议，邓老边提问、边插话边作指示，人人畅所欲言。首先，他问平陆大队第十队生产队长苏成绿的生产情况，粮食产量、亩产跨纲要等问题。接着又问公社试验场领导韦世奇同志，“这个场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土地、耕牛、农具和劳动力怎么得来的？”韦世奇回答说：“试验场是公社化时，由原双桥大队无偿划拨出来组建的，场里的劳动力、土地、耕牛，农具及一切生产资料都属公社所有。场员的劳动报酬，除开吃饭不要钱外，按每月一个正劳动力发给工资六元，半劳动力每月发给工资三元。资金来源是从公社各项收入中支付。”邓老听后，向大家提出：“这种做法是不是一平二调？是不是刮共产风？”这么一提引起大家的争议。有的说不是刮共产风，是领导关系的改变；有的认为虽是刮共产风，但是为了搞示范，作为向公社大集体过渡的先进形式，是必要的；大多数人则认为，无代价的平均调，就是刮共产风，不应提倡。不仅如此。由于机构庞大，管理松散，分配一拉平，挫伤劳动者积极性。劳动生产出勤不出力，工效低、质量差，窝工费工严重，生产搞不好，粮食大减产，收入少，农民生活下降。通过讨论，邓老给大家指出，这就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其思想上认为越大越好，在劳动报酬上搞一拉平，这是严重的平均主义。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应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的生产队可以划分小一点，一般每个队二十五户至三十户为宜。并且落实“三包”“四固定”到组（包产量、包投资、包工分，固定劳动力、固定耕地、固定耕牛、固定农具），田间管理责任到人，也就是大活集体干，小活分散干，超包产奖励的办法。

接着平陆大队第五队生产队长韦昭亮汇报说：“我队自

人民公社化以后，耕牛护理不好，牛很瘦弱，生下的小牛基本死完，很多老牛入冬以后就被冻死。”邓老即问：

“为什么养不好？”队长说：“没有专人护理，精饲料很少，每头牛一天仅给几两玉米来喂它。”邓老当即指出：

“名为集体管理耕牛，实际上是无人护理。”并说：“耕牛是农家之宝，目前还没有机械化耕作，耕牛在农业生产上非常重要的，就是以后有机械化耕作了，耕牛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仍然是大的。所以必须有专人管理，今后可以采取牛属于集体所有，分户喂养，生下的小牛，三条腿归社员，一条腿归集体的管理办法。”

大家对办公共食堂、将社员自留地划为食堂菜地、将各户养的猪收归大食堂喂养、农民家庭里却空荡荡等问题争论得很激烈。邓老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深有感触地说：

“集体分配收入是社员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种自留地、开荒地、发展家庭付业又是一个重要的补充，个人收入增加了，必定会体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的。”他提出：“对分给社员的自留地，应让他们继续经营，并应按生产队面积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给足。为了增加收入，还可把好田近田分给社员。允许社员利用田头地角开荒扩种。冬季还可以把集体耕地借给社员冬种，增加饲料生产，这样就可以大养家禽家畜，增加社员收入了。”

当邓老问到公社水库鱼塘时，公社领导汇报说：“全社有水库十多个，鱼塘270多张，积水面积三千多亩。”邓老说：“这是发展多种经营的好门路。水库、鱼塘应大量发展养鱼，它不和农业争地，也不用粮食，是农村经济收入、为人们提供肉类的最好办法。”他还指出：“鱼塘还可以养

鸭，鸭屎可作鱼的饲料，鸭放到稻田里去还可以帮助除虫，这也是发展养鹅的好地方，它少食粮食、多食草，应大力提倡。总之畜、副、渔业都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生产门路，除开集体饲养以外，应该鼓励农民大力发展。水库可以承包养鱼，鱼塘面积较小，为方便管理，可以采取承包到户经营，超包产奖励的办法。”

最后，邓老要求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回去以后发动群众绿化荒山，种果种树，发展多种经营，尽快地恢复生产，解决群众生活上的困难。

这次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既解决了思想，又明确了方向。多数同志满怀信心回去贯彻落实，可是个别同志思想仍有顾虑，说：“这个会议开得非常好，但是，县官不如现管哩！能否按照这个会议精神去贯彻执行呢？”他老人家笑哈哈的说：“群众是否欢迎这个办法呢？如果群众欢迎的就认真贯彻执行好了。”

双桥公社党委为了及时贯彻、落实邓老的合作化思想，使之在双桥公社开花结出硕果，先组织全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党团员，认真学习，逐项研究，落实到实处。为加强基层领导，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抽调二十多名，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担任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或大队长，随同贯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条例（草案）（即60条），紧抓五个方面进行工作。

①搞好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落实超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原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较大的生产队调整为三十户左右的队，公社原有二百二十七个生产队，调整后有四百四

十二个生产队，在生产队内又划分若干作业组，执行“三包四固定”到组，田间管理责任到人。实行大活集体干，小活分散干，超产得奖的办法。

②落实社员自留地、饲料地、开荒地，并按生产队的总耕地面积百分之五到七，将近田好田分给社员作自留地。这样，田地少的队每人大约分得面积一分到一分五，田地多的队每人大约分得一分五到二分。全社共划给社员自留地四到五千亩，并允许社员利用田头地角开荒扩种，平均每户约0.5亩左右，全社约四千亩，再加上饲料地，全社有一万亩左右耕地给社员分散耕种。

③加强耕牛管理。将集中的大牛栏，改变为分户饲养，定期评比，超膘奖励，生下来的牛仔，一年以后评价，百分之三十归集体，百分之七十归户主，当场兑现。

④大力发展家庭副业。号召社员家庭，户户养其猪、鸡、鸭、鹅等家禽家畜，发展多种经营，增加社员收入。

⑤开垦荒山荒地，植树造林，种果种树，发展多种经营。大队建立经济林场、果园，生产队也队队建立果园、茶场等。

公社经过落实承包制度，社员干活心中有数，干劲倍增。双桥大队北平一队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带头参加承包，韦世奇承包水田种稻谷，韦德藩承包畲地种甘蔗，唐孟明承包养猪，全生产队社员个个都领到了承包的田地，当年粮食大幅度增产，粮食公购半年完成。生猪、耕牛、甘蔗都有很大发展。参加座谈会的原公社党委副书记黄庚武同志，带头回到平陆大队兼任支部书记，回去以后，逐项检查落实五条措施，抓好承包到户的责任制。在积极发展粮食的同时，大

搞多种经营，他亲自带领一百多社员到隆安县购买一万多株荔枝果苗回来种，在大队干部的带动下，生产队也都办起果园和茶场。据统计，这个大队除了积极种好粮农作物之外，全大队发展林木七千多亩、果园三百五十多亩、茶场三百二十多亩、菠萝园八十亩，还开挖了一百五十多亩鱼塘养鱼，多种经营搞得很好，现在是个林茂粮丰的大队。

落实了生产责任，制定各种奖励制度，大大调动了社员生产积极性，获得很明显的效果。当年双桥公社集体收入粮食达三千三百多万斤，比一九六一年二千七百多万斤，增六百多万斤，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社员自留地、饲料地、开荒地也同样获得大丰收，全社人口平均生产粮食突破一千斤。粮食增产了，牧、副、渔也有较大的发展，社员生活有较大提高，人人喜气洋洋。

一九六三年春，正是群众生产热火朝天的时候，上级派来工作队，在腾翔、伊岭、苏官、造庆等四个大队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面上也同样进行。要求干部批判资本主义，把“三包”生产责任制和社员自留地、开荒地，发展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判，还要求干部党员人人带头“温水洗澡”，这样黄庚武同志在平陆大队，带头把自己开荒种的、正在扬花的玉米地，当成资本主义扒掉了。一九六四年在开展“四清”工作时，甚至把参加邓老座谈会的同志都进行批判。双桥北平一队的韦世奇、韦德藩同志因养母猪及搞家庭副业，就被指责为个人发家致富，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帽子。邓老在武鸣双桥公社座谈会上的正确主张刚刚萌芽就夭折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执行了改革、开放、搞活的

方针。迎来了新春。双桥人民喜出望外，积极的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从而，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由此，农业、工副业年年大幅度增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出现了解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好形势。

事隔二十多年，忆往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邓老来到双桥公社时间虽短，但为人师表，作风深入，平易近人，关心体贴干部和群众，他给我们的指示既体现了中央的政策，又符合当时当地的情况，符合农民群众的心愿，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爱戴，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使我永远怀念他老人家。

徐特立同志来武鸣

邓之琼

徐特立同志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老师。一九五八年九月他来武鸣，县委书记陈忠同志叫我负责接待，带他到县城各处参观视察。接到任务后，我心情非常激动。能和毛主席的老师在一起，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因此，完成接待任务后，我就把接待情况记了下来。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早上，陈忠书记叫我到县委楼上接待室去见徐老，并向徐老介绍说：“这是县委秘书邓之琼同志，您要到那个单位去看，由他带去就成，我开会忙，不能陪您去了。”徐老很高兴，忙叫我坐。我见徐老平易近人，精神就没有那么紧张了。我先征求他的意见，要到那些单位去看，他提出来后，我又根据单位的远近作了简单的安排。首先去县文化馆看文工团排演《刘介梅》。当我带徐老走到城厢小学对面那座小房子时，正巧文工团的同志在那里排练。我主动把几个主要演员向徐老一一作了介绍，他看到县文工团的同志都很年轻，便高兴地对大家说：“你们风华正茂，很有前途。”我又指着刘彩媛同志对他说：“这位小刘是演主角的。”徐老见小刘长得很漂亮，身材苗条，活泼大方，便说：“小刘你一定演得很好。”小刘很不好意思，脸红地答道：“演不好。”我说：“是不是唱几句向领导汇报？”演出开场了，小刘唱了该剧的几个选段。徐老听后向

大家笑着说：“很好嘛！”并鼓励大家认真排练，把戏演好，以满足广大观众的愿望，使大家受到教育。徐老讲了几句话后，文工团全体同志都热烈鼓掌，表示致谢和对领导的敬意。

在回来的路上，徐老问我：“你们县文工团演《刘介梅》效果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公演时场场满座。”对此，徐老很满意。

接着我带徐老到了保育院，受到保育院老师和孩子们的热烈欢迎。孩子们都拍着小手说：“欢迎老公公，”“老公公好”。徐老也说：“小朋友好、小朋友乖乖。”当徐老看到小朋友个个脸圆圆的，每个小姑娘头上都戴一、两朵花，小男孩有的拿玩具，有的互相打闹，便称赞他(她)们：“祖国花朵真美丽、祖国花朵真幸福”。保教员还叫八、九个小姑娘跳了一个舞、唱了一支歌。徐老向他们热烈鼓掌祝贺，幼儿们也拍起了小手，大家都沉浸在欢乐中。徐老对老师们说：“幼儿时期是一个人成长中最主要的时期，幼儿教育是社会的基础，必须从小开始教育好。”最后他勉励小朋友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小朋友也祝徐老好，祝徐老身体健康。徐老走出保育院时，后面的小朋友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从保育院出来后，又去了城厢镇敬老院，那是在一间民房办的，只有七个老人。我记得当时是镇长陈荣显同志带领老人们迎接徐老的。徐老走进门口，逐个和老人握手，并祝贺大家健康。坐下喝茶后，徐老询问他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这样住好不好等等。老人们说：“镇里办这个敬老院，我们孤老有了依靠，生活有了保障，共产党好，感谢共

产党。”徐老对他们说：“尊老敬老，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希望你们欢乐、幸福地度过晚年。”

最后，徐老与我商量想步行到灵水去看看，我讲：“县委没有小车，让您走路去灵水，很过意不去，很对不起。”他说：“不要紧，走路可以锻炼，我们大家走去。”随后徐老拿了一条拐杖，我就陪他往灵水方向走去。当走到旧五海桥头那个凉亭时，他见到里面有两块石碑，就进去看。其中一块是“鼎建镇武桥记”，由耀武上将军陆荣廷志。他说：

“陆荣廷捞人民的钱回到武鸣建了不少东西。”我说“对，他还向乡宦村梁流庭买下一个园子、修建成“明秀园”，交换条件是让梁流庭做一任知县。现在“明秀园”成为公园修理比过去好了。”徐老很感兴趣，表示有时间一定去看看。当我们走到灵水时，他看到灵水一池清绿，游鱼可见，四周环树，风光旖旎很是赞赏。他顺着石阶往水边走，用手试一试水温，问道：“灵水终年水温是不是一样？”我说：“一年四季水温都一样，经常维持在20℃左右。”随后他又走到灵水的西北岸，见岩石下面泻出几股清泉，清澈如镜，日光映射，五色晶莹，变幻万状，美不胜收。我介绍说：“东面那边，还有几股清泉，这些水往南流进西江河，景色很好看。中、下午游人和游泳的人很多，因为，灵水是武鸣八景之一。”他说：“人说桂林山水好，我看灵水与之相比各有千秋。”他又指出：“可惜凉亭太少，若多建几幢楼阁点缀其间，一定更能为此水增色，为游人寄兴。”

下午，县委在会议室召开了各区委书记会议，陈忠书记请徐老会见了与会的全体同志。大家很兴奋，都以热烈的掌

声向他致敬。徐老见到在座的周来兴同志年纪最小，就问周来兴：“你今年几岁，担任什么职务？”周来兴同志说：“我今年24岁，任马头区委副书记”。徐老很满意，他点点头并对周来兴同志说：“在这里你最年轻，你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革命多作贡献。”

徐老来武鸣，身穿一套普通灰色的中山装，艰苦朴素、态度和霭、平易近人。虽然八十一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还很健谈。与会同志都对他深表敬意。离别时，大家以热烈鼓掌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是黄坪还是黄坪甫

吕克兴

《武鸣文史资料》第四辑发表了《广德公主碑·释注》，读后，使人十分钦佩黄璟冒死匿公主及其反清复明的坚强意志。但有一点质疑，与释注者商榷。

《广德公主碑·释注》，原文：“俾冒次子诸生坪甫死元室……与坪公实践夫妇伦义……坪公则莫得一睹公主之面。”释文：“以冒充刚巧病逝的二儿子朝代生员坪甫的元配夫人……同坪甫公结成夫妻……坪甫公也从未见公主一面。”我认为黄璟的二儿子是黄坪，并不是黄坪甫。原文出现的“坪甫死元室”，是指黄坪刚刚死了元配夫人，这个“甫”字是指“刚刚”的意思，而不是人名。后文出现的“坪公”，并不是等于“坪甫公”，《武缘县图经》可作佐证。